

愛的「蜂蜜」

林怡靜



老屋碗櫃最上層，有一隻陶罐，粗糲的土黃色，蓋子用油紙封着，繫一根褪色的紅棉線。那是外婆的蜂蜜罐。童年的我，總覺得那裏面鎖着一小罐凝固的陽光，或者，是無數個晴日的精華。

取蜜是件隆重的事，多在咳嗽初起或苦夏食慾不振時。外婆洗淨手，蹣跚，雙手捧下罐子，那小心翼翼的樣子，像請下一尊小小的神祇。揭開油紙的剎那，一股醇厚、溫潤、帶着草木氣息的甜香，便瀰漫開來，瞬間俘獲了整個屋子。那蜜是稠的，是亮的，是種沉甸甸的琥珀色，用木勺去舀，能拉出長而晶亮的、顫巍巍的金絲。外婆總是先舀出小半勺，讓我直接含在嘴裏。蜜在舌尖化開，並不是直白的甜，前調是清淡的花香，中調是陽光曬過青草般的暖，最後，才有一絲極幽微的、來自大地深處的苦意，在喉嚨裏迴旋一下，轉瞬又被無邊的甘美覆蓋。那一口蜜下去，從喉嚨到胃，彷彿被一隻溫柔的手，妥帖地撫慰了一遍，連呼吸都帶着甜潤。

這蜜的來歷，外婆講過多遍。後山那片荊條花開的坡地，是蜜蜂的領地。放蜂人是外公的故交，每年春末，準時帶着幾十個蜂箱駐紮。

外婆總會用新麥換蜜，不還價。她說：「蜂子辛勞一春，人不能貪心。」取回的蜜，她也不獨享。東家嬌子咳嗽，她送一小碗；西家娃娃苦夏，她給沖一杯蜜水。看她倒蜜時那毫不吝嗇的樣子，我總心疼。她卻說：「東西越分越有。甜味兒分出去，屋裏頭還是一樣的香。」

有一年，放蜂人沒來。據說年紀大了，跑不動了。那年的春夏之交，老屋少了那股熟悉的甜香，空氣裏彷彿缺了一味底色。外婆有些悵然，卻也沒說什麼。只是秋天，外公從山裏回來，竟帶回一個拳頭大的野蜂巢，外面裹着厚厚的、灰撲撲的蜂蠟。外婆驚喜得像得了寶貝。她將蜂巢小心地放在一個更大的瓦盆裏，用紗布蒙好，置於陰涼處。她說，這是「巢蜜」，是精華裏的精華，不到緊要關頭，不能動。

後來，外公走了。再後來，外婆也老了。那隻陶罐裏的蜜，很久沒人去動，紅棉線蒙上了灰。母親清理老屋時，看到那罐蜜，猶豫着要

●那蜜是稠的，是亮的。 AI繪圖



不要扔。最終，她留下了，連同那個裹着蜂蠟的野蜂巢，一起帶回了城裏的家。

去年深冬，流感肆虐。我也不慎中招，咳嗽得撕心裂肺，藥石罔效。母親忽然想起什麼，從儲藏室深處捧出那隻陶罐和那個瓦盆。陶罐裏的蜜，表層結晶了，像覆了一層潔白的糖霜。她用溫水化開，舀一勺給我。奇妙的是，那股醇香竟絲毫未減，反而因歲月的沉澱，愈

發內斂、深厚。喝下去，肺腑間那股燥熱的灼痛，竟真的被一縷溫涼的甜潤緩緩澆熄。母親又看着那野蜂巢，終於決定打開。剝開風化的蜂蠟，裏面的蜜竟依然鮮亮如初，色澤更深，香氣濃烈得幾乎有了重量。她只取了極小一塊，化在水裏。那水的顏色，是深邃的金紅。我喝了一口，愣住了。那味道，竟比記憶裏的，多了一層複雜的、難以言喻的底蘊，甜中帶着山野的凜冽，花香裏纏繞着風霜的痕跡，那絲回味的微苦，也變得更加清晰、沉着。

病癒後，我凝視着那重新封好的蜂巢，忽然淚流滿面。我嘗懂了。外婆封存的，何止是蜜。她是把那些有陽光、有花開、有故人相伴的好時辰，把那種毫無保留的給予，把「甜味兒越分越有」的篤信，連同與歲月達成的沉默和解，一起，用最質樸的方式，釀成了愛的原蜜，密封在時光的陶罐裏。它等我們，在某個真正需要的時刻，開啟，品嚐，然後懂得——最深的愛，從來不是當下的熱烈。它是被耐心積存起來的甜，是所有無言過往的沉澱。它會在你最苦澀的關口，悄然化開，告訴你，生活曾如何被溫柔地對待過，而這溫柔，足以抵消世間，所有的凜冽與荒寒。

匆匆時光

邢凱

放風箏

河灘上空了好多
父親說人都在外面
沒回來
只有風箏還是老樣子
年年往天上擡

他從三輪車上
撒下那隻沙燕兒
還是我小時候的那隻
竹骨架換過幾回
糊的紙
從報紙變成宣紙

線軸在他手裏轉
比前幾年慢了些
風把線拉直
繃成一條顫動的路

他說飛得再高
線在誰手裏
就得回到誰身邊
說完把線交給我
自己蹲在田埂上
點煙

風箏在天上晃了晃

我攥着線，像攥着
他漸漸鬆開的手

舊地址

老屋的木門環
被風吹了這麼多年
終於鏽成一把打不開的鎖

我站在台階下，數青磚的
裂縫，每一條都通向
童年藏貓耳洞的地方

牆上的粉筆印跡
還留着姐姐沒寫完的「正」字
一天一畫
數着我們離家的日子

炊煙從鄰家屋頂升起
卻不是母親晚飯那陣
它飄到半空就散了
像我揣在懷裏的
那張發黃的舊地址

時代詩行

古城的呼吸

筆尖故事

余娟

麗江古城的清晨，是被水聲喚醒的。

不是那種驚濤拍岸的聲響，而是無數股細流在石板縫隙間低語，是流水輕撫水草的溫柔。我推開客棧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納西族阿媽正在門前的水邊洗菜。她穿着藍布圍裙，動作嫺熟，水流從她指縫間滑過，帶走泥土的腥氣，留下蔬菜的清甜。渠水清澈見底，幾尾小魚在水草間穿梭，像流動的墨點。

沿着主街往四方街走，石板路被歲月磨得光滑，映着初升的陽光，泛着溫潤的光澤。兩側的木屋錯落有致，飛簷翹角上掛着銅鈴，風一吹，叮噠作響。商舖還沒開門，只有幾個早起的遊客舉着相機，對着雕花窗櫺和紅燈籠拍照。他們的腳步聲在空曠的街道上回響，驚起了屋簷下的鴿子，撲棱棱飛向藍天。

四方街的中央，幾個老人正圍坐在一起打跳。他們穿着民族服飾，手拉手圍成一個圈，隨着鼓點踏步、轉身，動作整齊劃一。鼓聲沉穩有力，像古城的心跳，一下一下敲在心上。我站在旁邊看，一個穿紅色馬甲的老奶奶笑着招手：「來呀，一起跳！」我猶豫着上前，跟着他們的節奏邁步，起初有些笨拙，漸漸便找到了感覺。鼓點越來越快，腳步也越來越輕盈，彷彿所有的煩惱都被這節奏甩在了身後。

跳累了，在街邊的茶攤坐下。阿媽端來一壺酥油茶，熱氣裊裊升起，帶着奶香和茶香。我捧着茶杯，看着街上來來往往的人：背着竹籃的納西婦女，手裏拿着剛買的蔬菜；穿着校服的孩子們，蹦蹦跳跳地上學；還有像我這樣的遊客，舉着地圖，尋找着心儀的小店。他們的臉上都帶着平和的笑

容，沒有城市的匆忙與焦慮。

午後，我走進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店主是位年輕的納西姑娘，正坐在窗邊繡花。繡綉上是一朵盛開的山茶花，針腳細密，色彩鮮艷。她見我進來，抬頭笑了笑，繼續低頭繡花。陽光透過木窗灑在她身上，在她髮間、肩頭投下斑駁的光影。我拿起旁邊的繡綉，學着她的樣子穿針引線，卻怎麼也繡不好。她放下手中的活，耐心地教我：「針要輕，線要勻，心要靜。」在她的指導下，我慢慢掌握了技巧，繡出了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傍晚時分，我登上獅子山。夕陽西下，金色的餘暉灑在古城的屋頂上，紅燈籠次第亮起，像一顆顆璀璨的星星。遠處的玉龍雪山在暮色中若隱若現，山頂的積雪泛着銀光。山下的古城裏，傳來陣陣歌聲和笑聲，與流水聲、鼓聲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幅動人的畫卷。

下山時，路過一家酒吧。門口掛着木牌，上面寫着「民謠與酒」。我走進去，找了個角落坐下。歌手抱着吉他，唱着一首老歌，聲音沙啞而深情。我點了一杯啤酒，慢慢喝着，聽着歌，看着窗外的人來人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古城的魅力。它不是那種喧囂的熱鬧，而是一種深入骨髓的寧靜與平和。它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包容着所有的過客，用流水、鼓聲和歌聲，撫慰着人們疲憊的心靈。

離開麗江的那天，我又去了四方街。老人們還在打跳，鼓聲依舊沉穩有力。我站在旁邊看了一會兒，然後轉身離開。我知道，我帶不走古城的流水和陽光，帶不走那悠揚的鼓聲和歌聲，但我帶走了那份寧靜與平和。它像一顆種子，種在了我的心裏，讓我在喧囂的城市裏，也能找到一片屬於自己的寧靜天地。



窗明風和

藍飛燕

把春天吃進肚子裏

昆明的春天，是可以論斤稱的。

菜市場裏，竹籃挨着竹籃。棠梨花是白的，苦刺花是紫的，木棉花黃得扎眼，都還滲着山裏的濕氣。一位頭帕繡花的彝族大娘，正在挑金雀花。她捏起一朵，湊到鼻子下，動作慢得叫人着急。「阿姐，不要扔。最終，她留下了，連同那個裹着蜂蠟的野蜂巢，一起帶回了城裏的家。」

去年深冬，流感肆虐。我也不慎中招，咳嗽得撕心裂肺，藥石罔效。母親忽然想起什麼，從儲藏室深處捧出那隻陶罐和那個瓦盆。陶罐裏的蜜，表層結晶了，像覆了一層潔白的糖霜。她用溫水化開，舀一勺給我。奇妙的是，那股醇香竟絲毫未減，反而因歲月的沉澱，愈

發內斂、深厚。喝下去，肺腑間那股燥熱的灼痛，竟真的被一縷溫涼的甜潤緩緩澆熄。母親又看着那野蜂巢，終於決定打開。剝開風化的蜂蠟，裏面的蜜竟依然鮮亮如初，色澤更深，香氣濃烈得幾乎有了重量。她只取了極小一塊，化在水裏。那水的顏色，是深邃的金紅。我喝了一口，愣住了。那味道，竟比記憶裏的，多了一層複雜的、難以言喻的底蘊，甜中帶着山野的凜冽，花香裏纏繞着風霜的痕跡，那絲回味的微苦，也變得更加清晰、沉着。

病癒後，我凝視着那重新封好的蜂巢，忽然淚流滿面。我嘗懂了。外婆封存的，何止是蜜。她是把那些有陽光、有花開、有故人相伴的好時辰，把那種毫無保留的給予，把「甜味兒越分越有」的篤信，連同與歲月達成的沉默和解，一起，用最質樸的方式，釀成了愛的原蜜，密封在時光的陶罐裏。它等我們，在某個真正需要的時刻，開啟，品嚐，然後懂得——最深的愛，從來不是當下的熱烈。它是被耐心積存起來的甜，是所有無言過往的沉澱。它會在你最苦澀的關口，悄然化開，告訴你，生活曾如何被溫柔地對待過，而這溫柔，足以抵消世間，所有的凜冽與荒寒。

如今人講究養生，瓶瓶罐罐擺了一桌。菓子裏的老人八九十了，眼神還清亮亮的。他們跟着四時走：春吃花，夏吃葉，秋吃果，冬吃根。養生大概不是硬往肚裏裝什麼，是把天地生養的好東西，誠心誠意地請進來，一道過日子。

回到我的城市後，我買了一把金雀花帶了回來。與雞蛋同炒，熱油「刺啦」一聲，香氣猛地竄起。蛋液裹着黃花，出鍋時金黃一片。入口，雞蛋的醇厚裏，闖進了一絲俏皮的清甜。牙齒輕磕花瓣的剎那，在舌尖蔓延開來。

我慢慢嚼着，心生感悟。雲南人嚼了一輩子的，哪裏只是花。他們是把整座山的力氣，把春天裏最軟和的那塊「肉」，都悄悄吃進了自己身子裏。盤子雖然空了，但舌根底下那點說不清的甜，就像個很長很長的約定。它告訴我，這個春天，我真把一片活着的山，嚥下去了。

從今往後，身子裏就住了座小小的、會開花的山。外頭管它春夏秋冬，我這裏，春天算是賴下不走了。



●昆明的春天，是可以論斤稱的。 AI繪圖

的筍，又帶些木耳的滑，是樸素的鹹鮮。「山上有什麼，就吃什麼，」她笑瞇瞇的，「吃不完的曬乾，春色就封在罐裏了。」

我問為啥要吃花。她望向窗外，青山正綠。「花無百日紅。吃下肚，謝得就慢些了。」

忽然想起《山家清供》裏的「雪霽之霞」，名字取得雅。坐在竹樓上，卻覺得文人的雅是案頭清供，這裏的吃花，倒像是把山野的魂靈接回家住下。他們捨不得，捨不得看那好顏色，悄沒聲地就躲在山坳裏了。

如今人講究養生，瓶瓶罐罐擺了一桌。菓子裏的老人八九十了，眼神還清亮亮的。他們跟着四時走：春吃花，夏吃葉，秋吃果，冬吃根。養生大概不是硬往肚裏裝什麼，是把天地生養的好東西，誠心誠意地請進來，一道過日子。

回到我的城市後，我買了一把金雀花帶了回來。與雞蛋同炒，熱油「刺啦」一聲，香氣猛地竄起。蛋液裹着黃花，出鍋時金黃一片。入口，雞蛋的醇厚裏，闖進了一絲俏皮的清甜。牙齒輕磕花瓣的剎那，在舌尖蔓延開來。

我慢慢嚼着，心生感悟。雲南人嚼了一輩子的，哪裏只是花。他們是把整座山的力氣，把春天裏最軟和的那塊「肉」，都悄悄吃進了自己身子裏。盤子雖然空了，但舌根底下那點說不清的甜，就像個很長很長的約定。它告訴我，這個春天，我真把一片活着的山，嚥下去了。

從今往後，身子裏就住了座小小的、會開花的山。外頭管它春夏秋冬，我這裏，春天算是賴下不走了。

綠皮火車，載着歲月與牽掛

指間歲月

趙雅靜

《我的山與海》影視劇中，那列冒着煙、鳴着長笛的綠皮火車，瞬間撞碎了我心底塵封的時光。

於我而言，它從不是簡單的交通工具，而是載着父愛、裝着青春、刻着時代印記的移動故鄉，每一聲咣噹，都在訴說着歲月裏的溫柔與牽掛。

第一次見到綠皮火車，是五歲那年。父親到南方打工，拗不過我哭着相送，便牽着我的手走進人聲鼎沸的站台。

綠皮火車渾身墨綠，油漆斑駁，露出暗沉鐵皮，像沉默的老者等着遠行的人。

站台上，叫賣聲、叮囑聲與火車鳴笛聲交織，悶熱空氣裏混着泡麵香、汗味與煤煙味，那是屬於那個年代最鮮活的煙火氣。

父親的座位靠窗，他把我的小書包輕放在腿上，從帆布包裹掏出一個蘋果，用衣角反覆擦拭後遞到我手裏：「吃吧，到了南方，爸爸給你寄好吃的。」

我咬着蘋果，甜意漫過舌尖，目光落在父親鬢角的白髮上，鼻子一酸。



●我們早已告別慢旅行，卻忘不了那列綠皮火車。 AI繪圖

高考結束，我獨自登上求學的綠皮火車，車廂裏擠滿了和我一樣青澀的年輕人，有人背書，有人暢談夢想，有人望着窗外發呆。

火車穿行在山川田野間，每一次停靠，都有不同的人帶着故事上車、下車。

我靠在窗邊看日落，晚霞染紅天際，咣噹聲裏，藏着青春的迷茫與希望，也讓我讀懂，它承載的不僅是身影，更是我們對未來的期許。

如今高鐵飛馳，綠皮火車漸漸淡出視野，成了時光裏的時代印記。

偶爾在火車站瞥見它，我仍會駐足凝望。它沒有高鐵的快捷舒適，卻有着獨有的溫柔厚重，載着我們的青春、思念，也載着一個時代的變遷，駛向歲月深處。

那些年的咣噹聲，是父親的叮囑，是青春的呢喃，是時代的回響。

我們早已告別慢旅行，卻忘不了那列綠皮火車，忘不了車廂裏的煙火氣，忘不了藏在時光裏的溫暖與感動。

生命本就像一列綠皮火車，沒有捷徑可走，每段路程都有專屬風景，每一次停靠都有別樣遇見。

那些走過的路、遇見的人，都深深鑄刻在心底，成為最珍貴的回憶。

縱使時光流轉，那列綠皮火車，依舊在我心底緩緩前行，載着思念與熱愛，奔赴下一場山海。